

Malraux et la Chine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Pékin 18,19 et 20 avril 2005

马尔罗与中国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马尔罗与中国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Malraux et la Chine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Pékin 18,19 et 20 avril 2005

秦海鹰等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尔罗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秦海鹰等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ISBN 978-7-208-07204-6

I. 马… II. ①秦… III. 马尔罗. A. (1901 ~ 1976) —
文学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K835.655.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2480 号

责任编辑 陈学晶

装帧设计 C&D 创意



世纪文景

马尔罗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秦海鹰 等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 965 毫米 1/16

印 张 19.75

插 页 1

字 数 216,000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7204-6/I · 443

定 价 36.00 元

目 录

一、从《西方的诱惑》到《人的状况》

马尔罗与 1920 年代的中国	3
[法] 让-克洛德·拉哈 著 姜丹丹 译	
《王家大道》中的叙述体	22
张新木	
《人的状况》里的中国：神秘的美学	38
[法] 伊夫·莫罗 著 姜丹丹 译	
语言的恐怖主义，恐怖主义的语言	60
[法] 于连·迪耶多纳 著 刘海清 译	
《人的状况》或孤独者的悲剧	77
田庆生	
上海的诱惑	
——马尔罗空间与中国异位性	94
张寅德 著 刘海清 译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118
——读马尔罗的小说《人的状况》	
车槿山	

二、中国在《灵薄狱之镜》中的位置

马尔罗笔下的中国：从《西方的诱惑》到《反回忆录》	127
孙伟红	

灵薄狱之镜，中国的灵薄狱	138
[法] 雅克·勒凯姆 著 姜丹丹 译	
中国的对话，第三世界的传奇	156
[法] 让-马克·莫哈 著 姜丹丹 译	
现代神话的缔造：安德烈·马尔罗与莫里斯·布朗肖	172
蔡淑玲(斯蒂法妮) 著 刘海清 译	
中国或符号的启示	186
[法] 若埃尔·乐禾 著 姜丹丹 译	

三、《艺术论著》中的东方与西方

比较的目光：马尔罗论中国艺术	201
秦海鹰	
安德烈·马尔罗与中国艺术	213
[法] 让·阿鲁耶 著 姜丹丹 译	
中国在马尔罗的《艺术论著》里的位置	227
[法] 吉罗姆·塞里 著 姜丹丹 译	
《沉寂之声》、《超时间性》中的远东艺术：诠释的企图	238
[法] 艾迪森·露萨·达丝勒娃 著 刘海清 译	
《众神的变异》中的远东艺术	246
[法] 亨利·格达尔 著 刘海清 译	
马尔罗的艺术论著里的“内在现实”——“气”	258
[法] 圣谢龙 著 姜丹丹 译	
“气”与马尔罗的“行动哲学”	268
罗国祥	
马尔罗之《艺术论著》：从艺术品的合奏到对西方的质疑	280
[法] 让-皮埃尔·查哈德尔 著 周嫄 译	
目光的交汇	305
[法] 亨利·格达尔 著 刘海清 译	

Contents

I. -De *La Tentation de l'Occident* à *La Condition humaine*

André Malraux et la Chine des années 1920	
· Jean-Claude Larrat	3
L'instance narrative dans <i>La Voie royale</i>	
· Zhang Xinmu	22
La Chine dans <i>La Condition humaine</i> : une esthétique du mystère	
· Yves Moraud	38
Langage du terrorisme, terrorisme du langage	
· Julien Dieudonné	60
<i>La Condition humaine</i> ou le tragique du solitaire	
· Tian Qingsheng	77
La tentation de Shanghai: espace malruciens et hétérotopie chinoise	
· Zhang Yinde	94
<i>La Condition humaine</i> : quel intérêt particulier pour un lecteur chinois ?	
· Che Jinshan	118

II. -La place de la Chine dans *Le Miroir des limbes*

La Chine chez Malraux-De <i>La Tentation de l'Occident</i> aux <i>Antimémoires</i>	
· Sun Weihong	127
<i>Le Miroir des limbes</i> , les limbes de la Ch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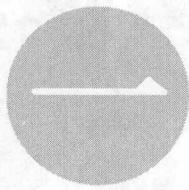
· Jacques Lecarme	138
Dialogues chinois, légendes du Tiers Monde	
· Jean-Marc Moura	156
La construction d'un mythe moderne-André Malraux et Maurice Blanchot	
· Shuling Stéphanie Tsai	172
La Chine ou la révélation du signe	
· Joël Loehr	186

III. -Orient et Occident dans les *Écrits sur l'art*

Malraux: un regard comparatiste sur l'art	
· Qin Haiying	201
André Malraux, intercesseur de l'art chinois	
· Jean Arrouye	213
La place de la Chine dans les <i>Ecrits sur l'art</i> d'André Malraux	
· Jérôme Serri	227
L'art extrême-oriental dans <i>Les Voix du silence</i> et dans <i>L'Intemporel</i> , tentative d'interprétation	
· Edson Rosa da Silva	238
Les arts d'Extrême-Orient dans <i>La Métamorphose des dieux</i>	
· Henri Godard	246
Le Ch'i, la Réalité intérieure dans les <i>Ecrits sur l'art</i>	
· Michaël de Saint Cheron	258
Le Ch'i et l'action malrucienne	
· Luo Guoxiang	268
Les <i>Ecrits sur l'art</i> de Malraux: du concert des œuvres d'art à la mise en question de l'Occident	
· Jean-Pierre Zarader	280

Regards croisés

· Henri Godard	305
----------------	-----



从《西方的诱惑》到
《人的状况》



《人的状况》封面细部

马尔罗与 1920 年代的中国

让-克洛德·拉哈 著

姜丹丹 译

在 20 世纪 20 年代马尔罗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辨别出两种明显不同的接近中国问题的方式。一方面，马尔罗强调社会、政治的事件，表明中国正充分地进入当时的世界历史大舞台。因而，他要求他的读者们舍弃停滞在几千年的传统中的僵硬不变的中国形象，也要摈弃准备侵略欧洲、企图消灭基督教文化的一个所谓野蛮中国的神话。另一方面，古代中国的奇异性始终强烈地吸引着他，他执意区分出传统（孝道、儒家的伦理道德、道教等）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发挥的作用。但是，像欧洲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他尤其感兴趣如下的假设：即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智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治愈 20 世纪初欧洲

经历的知性的、道德的危机，尤其可以治愈资产阶级的个体主义将欧洲青年引向的恐慌。

我们难以列出马尔罗得以认识中国所依靠的资料来源的一份详细清单。许多他的同时代人都以为他亲身参与了1925年在广州发生的所有历史事件。这不是真的，但是，同年，当马尔罗两次旅居印度支那时，他却的确和西贡的堤岸区（Cho Lon）中国城的社区以及国民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构成了他当时创办的报纸《印度支那》的主要财政来源。总体而言，关于广州事件和中国局势，他当然获得了比印度支那和欧洲报界更多、更细致的信息——尤其是关于孙中山去世前后国共合作产生的问题（1925年）。

但是，同样的好奇引发他在一些杂志诸如《环游世界》（在世纪初，该杂志上刊登一些记录探险的文章）或《远东的法国学派简报》上发表文章，研究印度支那半岛的古代文明（高棉、查美角 [chame]、越南以及少数民族毛依 [moï] 的文明），也促使他对本国文明产生了兴趣。他在一本当时非常闻名的著作——勒内·格鲁塞（René Grousset）撰写的《东方哲学史——印度、中国、日本》（*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orientale. Inde-Chine-Japan*, Paris, Nouvelle Librairie Nationale, 1923）里发现了中国思想，也在马塞尔·格拉奈（Marcel Granet）的作品《中国文明》（*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Paris, La Renaissance du Livre, 1929）里发现了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广阔的综合。

在此，我们要指出，在勒内·格鲁塞^[1]的作品里，他暗示在道教和一些西方的哲学体系（如黑格尔的哲学，尤其是斯宾塞的演变主

[1] 比如说，参见 R. Grousset,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orientale*, Paris, Nouvelle Librairie Nationale 1923, p. 315.

义)之间存在的相近性曾深刻影响了19世纪末的欧洲知识分子的生活。另一方面，尽管勒内·格鲁塞没有在书中提及，我们知道一位“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始终作为黑格尔的主要对立面)曾以“意愿”的(即生命力的)形而上学的名义批判了欧洲个体主义的根基，并朝向印度和中国的传统思想靠拢。我们在尼采那里也可以找到“生命”和个体性原则之间的对立，他也同样朝向远东思想敞开。这两位德国哲学家对20世纪的法国作家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在马尔罗经常出入的巴黎知识分子圈子里——尤其是在沿承象征主义传统的圈子里(借此机会，也要提到雷米·德·古尔蒙[Remy de Gourmont]的影响)，他们备受推崇。最后，在这些历史和哲学的源泉的基础之上，当然也要提到马尔罗读过的在他之前写到中国的法国作家和诗人：如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在北京的最后的日子》)、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碑》、《远征》、《西蒙·莱斯》等)、克洛岱尔(《认识东方》)。但是，很明显，马尔罗后来坚决地选择让他作品里的中国与这些作品里诗意的、或风景如画的描述大相径庭。

我们在本文开头强调的接近中国的两种方式，以相当特别的方式分布在马尔罗从1926到1933年间创作的作品里(在此，我们只对这个时段的马尔罗的作品感兴趣)。在他的两部关于“中国”的长篇小说《征服者》(1928)和《人的状况》(1933)里，马尔罗涉及了1925年发生在广州以及随后1927年发生在上海的政治、社会斗争；也就是说正进入近代史历史舞台的中国。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关于中国文明与思想的参照在这两部小说里并没有缺席，尤其在《人的状况》一书里通过吉佐尔或陈两个人物折射出来。但尤其在《西方的诱惑》一书里，马尔罗想像了一个欧洲人与一个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书信来往，通过这种对话，他呈现了在他眼里的中国传统思想的主要

特征——同样，也不能不提到 20 世纪初的中国所面临的政治问题。除了这三篇重要的文章以外，我们还要提到五篇篇幅更短、更分散、略有点边缘化的文章。首先，有一篇马尔罗命名为《安德烈·马尔罗与东方》的短文（载 1926 年 7 月 31 日的《文学消息》），其次是他为亨利·马西斯（Henri Massis）的《捍卫西方》写了一篇书评，1929 年 6 月，他在巴黎举行的关于《征服者》一书的辩论中写了一篇发言稿，此外，马尔罗在列夫·托洛茨基（Trotski）为《征服者》写了评论之后写给对方的答复（载《法国新杂志》，1931 年 4 月），最后，马尔罗在 1932 年 1 月的《法国新杂志》上以《新中国》为题编写了一些资料。

《西方的诱惑》里的美学问题

我们可以认为个体主义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处在马尔罗对中国文明发起提问的核心，当中国“进入历史的舞台”时，他在关于 1925—1927 年的革命事件的两部小说里也正是针对这个问题展开了辩论。但是，这个问题涉及多个不同的领域。对马尔罗来说，首先是在美学领域，在《西方的诱惑》里，他用很长的篇幅涉及美学领域里的“个体主义”。

这部小说里的中国人林（Ling）在参观古老欧洲的博物馆、花园、宫殿和建筑时，用严厉的眼光评判着欧洲人的设计艺术。他说，这些欧洲人总打算创造一些作品，仿佛在进行一种严格规定的行为，需要达到一个明确的目标。因而，在西方，艺术作品是一个封闭的物体，似乎总回应了艺术家希望达到与众不同的风格以及赋予他创造的人与事物一种与众不同的个体性的欲望。这就是说总要把他属于的世界中的一个物体抽离出来，占有它，并把它个性化，在某种方式上让

它返回自身的内部。其中，林看到的是一种置于死亡标志下的艺术，因为，再现某个人或某物，总是把它限定，使它逃避宇宙生命运动的规律。

在几个世纪里，基督教赋予这些作品灵感的源泉，在林看来，这种宗教让每个信徒回到他个人的、内心的焦虑里，在这种宗教里，“爱的全部强度集中在一个受难的身体上”（《西方的诱惑》，第 65 页）。林在博物馆里发现了数不清的耶稣形象，比如说，在他看来，这些形象总带着艺术家希望传达的一种特殊的、个人化的痛苦。在林的眼里，基督教因而承担着既具有个体主义特征又令人焦虑的美学责任。

……在我看来，基督教就像一座学校，从中产生了各种感觉，由此，个体形成了对他自身的意识。我走遍了这里的博物馆的厅堂，艺术家的才华让我充满了焦虑。甚至连西方的众神，正如其形象一样，它们的伟大沾满了泪、鲜血，一种野蛮的力量激活着它们。（《西方的诱惑》，第 65 页）

林把这种基督教的美学与中国艺术相对，认为在中国艺术中，作品始终是向世界敞开的；他说，作品甚至成为让观看它的人感觉到他个人属于世界的一种方式；作品并不是让人封闭在其中，而是让人感受到身为宇宙的一部分。

我们国家最珍贵的丝质卷轴绘画正是要让世界的无限的多样性在我们身上萌生，这样才构成其价值。（《西方的诱惑》，第 66 页）。

然而，西方人给予作品创作一种原初的价值，因为他们在其中看到了个体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的呈现，一种“行为”的形式，林说，中国人首先感兴趣的是一个对世界的美敏感于心的人所身处的状态，哪怕他是无为的，哪怕他不作任何的创作性活动。

艺术家不是创作的那个人，他是会感觉的那个人。（《西方的诱惑》，第 66 页）

随后，林又补充上了一段赞歌，为中国艺术赋予了一种近乎神秘主义的特征：

通过你们过去称为崇高的艺术形式，你们表达的是一种行为，而不是一种状态。我们只了解这种状态给予所有拥有它的人们的内涵，这种纯粹，在永恒的光线里的灵魂的四分五裂，西方人从未探求过它的表达，即使在地中海的一些地点喻示的慵懒里。从这种状态中，只有关于艺术和人的一种崇高的表达：名为安宁。

当然，林把痛苦和个体主义的、基督教的痛苦与焦虑与“安宁”相对立。

在随后的一封信里，林展开了另一个理念，即中国艺术表现生命，却没有打断生命的连续性和动态，也没有教人忘记生命的无处不在；然而，西方人需要把他们再现的一切想像为已经固定的、被死亡隔离起来的事物。他举了动物物种再现的例子，在这个方面，西方人希望体现严格归类、各自明确不同的生理学、心理学或伦理的特征：

当我说“猫”时，在我的头脑里浮现出的不是猫的形象，而是猫的某些柔软又静默的动作。从一种动物的线条，您可以把它与其他动物相区分。这样的区分只可以依赖于它的死亡。（据说，从前，西方的画家在画人的身体时，在死尸身上研究比例）。

在这封信前面的几行里，他还作了如下陈述：

渗入我们的形象的生命，让我们以为，我们的艺术要把个体性固定下来。恰恰相反，生命力来自于舍弃个体化的特征。
（《西方的诱惑》，第 87 页）

在此，他表述的“生命”概念正是自生自灭的一种生命力，可见的个体只不过是偶然性的支撑或体现，自身没有重要性。在这其中，马尔罗也许看到一种来自道家的观念——我们在下文中会再回到这个问题上。在林的眼里，无论如何，欧洲的艺术家被个体化生命的各自不同、相互分离的表象所吸引，然而，中国的艺术家试图让人感知和感觉到非个性化的生命，这一点作为艺术的原则，同样持续地、深刻地激活了所有的生命。

因而，中国在任何领域里注重奠定符号帝国的理念，而西方人却需要运用两种截然不同、甚至对立的两种再现体系：一种是抽象符号，另一种是具象再现。

无疑，正是表意文字的运用，使我们不能与理念相分离，不能与造型的感性相分离，对我们来说，总是黏着在其上。当我们的绘画成其为美时，它不模仿，不再现；它意指。画家笔下的鸟

是表现鸟的一个特殊的符号，属于画家和懂得它的人们，正如汉字的“鸟”是意指鸟的一种大众的符号。今天，我们的艺术里已经渗透了西方的艺术，因而，在我看来，它不再是通过符号对梦想和情感的缓慢、细腻的征服。

最后一句话表明，林通过参观欧洲的艺术大都市和博物馆，对于属于中国文明的文化与艺术有了一种更明确、清晰的理解。林的欧洲信友，则通过访问中国，更好地理解了欧洲的文明，正如他在几封信里表明的。但是，这并没有加强他对于西方文明归属感，他与中国的接触似乎也邀请他改变自己，邀请他重温了他对人类理想的概念的理解：那就是“西方的诱惑”，正如马尔罗在“安德烈·马尔罗与东方”一文中阐释为通过“东方的建议”^[1]，西方所面对的诱惑。在下面几行文字里清晰可见：

（节选） 我观察中国已近两年了。首先，它在我身上改变的是西方对人的理念。我不再能把大写的人和它的密度分割开来看。只需阅读一个心理的特征，就可以感觉到，当我们运用最有渗透力的总体性的理念去理解我们的行为时，会多么地走样。（《西方的诱惑》，第 99 页）

安德烈·马尔罗展开了按照情感和行为特征的分类理念，在理论上，伴随着我们的情感和行为，但丝毫不对应我们的亲身经历，也丝

[1] A. Malraux, “André Malraux et l’Orient”, *Les Nouvelles littéraires*, 31 juillet 1926, 后收录在 A. Malraux, *Œuvres complètes*, t. I, Paris, Gallimard, “Bibl. de la Pléiade”, 1989, p. 113.